

家

1.

我第一次開始有具體概念，「家」這樣的印象，大概是七八歲時。

那時的我正穿過家門前陰涼而空洞的大廳，鐵門閉鎖著，從門縫中洩漏出外面世界的顏色。我的手還在牆上摸索著，找尋電燈開關，四周是一片黑暗和靜默。

我聽得見，門外風吹過榕樹梢引起的呼呼作響，煽動著鐵門薄弱的意志構成的鐵片，拍打著彼此。

在那個年紀，我總懼怕黑暗，在黑暗中包含各式的可能。那時家中只剩我一個人，諾大的四層樓建築隱含著空氣微微流動的氣息。我彷彿聽見了什麼微弱的聲音，從樓上傳來，當我凝神專注去聽時，卻完全沒有了。

剩下的，只有我，和意識到這個空宕龐大的家的存在。

我往回走，走回那帶著微弱亮光的地方。餐廳的氣窗，承著從天頂透光塑膠模隔板灑落的光線，聚集在桌面附近。

我忘了原本要出門幹嘛，也許是到大功國中旁的雜貨店看人打電動玩具，順著學校旁的圍牆往上走，還有一兩家電動玩具店。一家在國中側門，另一家則是在後門。

我打開通往後巷的木門，經過廚房，燒洗澡水的鐵爐裝置像往後我所看見的焚化爐通往天花板。白天還算明亮的瓦斯爐附近，據說小時候的我常常在此地玩耍，有次還撥翻了滾燙的開水，沿著大腿澆熄所下，毀了大半個屁股，幸好災難沒蔓延至鼠奚部的位置。

阿公說，即使很痛，那時的我總忍耐著，一屁股坐下，也不吭聲，只是明顯露出疼痛的表情。但我已經不記得了，只記得阿公的身上總帶有很強烈的醃筍干的味道。

下了階梯，迎面有個大鐵桶，是父親用來回收黑油的。鄰近的牆上和地上有著黏膩黝黑的特性。更後頭的位置，總是堆滿了許多媽不知道從哪裡撿回的東西、塑膠袋、雨傘，或許還有她藏著忘了拿出而發霉的雞蛋糕。

隔間旁，是專用的儲藏室。連白天都顯得灰暗的空間裡，我還清楚記得自己把一隻流浪的幼犬藏在裡頭，但因為牠忍不住地叫著，而被阿公發現。另一次則是我將雞蛋藏在溫熱的保麗龍盒子裡，等它孵化生出小雞。

但過沒幾天，我就完全忘了這回事。當阿公叫嚷著為什麼儲藏室那麼臭時，我才驚恐地記得曾經將幾顆雞蛋藏在那裡。那會不會是已經孵出了小雞後，因為沒有餵食，因而死去的屍體發臭？

那幾天我總做著奇怪的惡夢。夢中的小雞變得巨大黝黑，牠鬆軟的身軀膨脹著，驅使牠不由自主地站起，用牠尖銳的喙，啄我的眼睛。

房子的後端，右側是廢棄的蓄水池。曾經拿來清洗從山上採收回來的麻竹筍。後來，興許是竹筍上夾帶些泥土才能顯示現採的狀態，才不做這道手續了。

房子的右方是一塊甘蔗田，那時甘蔗還沒抽長，紫色的莖幹從濕潤的黑土浮

出大概三十公分左右的長度。

我跑到後巷，隔壁鄰居比我年幼的小孩在那裡玩耍。我們玩了一會兒捉迷藏，又玩了一會兒踢罐子。我們會從後巷跑到三百公尺遠的土地公廟，或者鄰近幼稚園前的空地廣場，和它門前的兩顆大石，在那爬上爬下的。黃昏的夕陽已經快要落入大功國小的後山，阿龍的姊姊這時來叫他回家。

她溫柔地呼喊著他，但又帶點威脅的語氣說，如果再不回家，阿龍的媽媽就要拿棍子揍他。

她穿著白色短袖上衣的國中制服，剪著齊耳的學生頭，白晰的脖子上有些沒有修剪乾淨的細毛，她輕輕揮舞著手臂——直到幾年後我才會覺得這個動作像是在召喚著我而不是她的弟弟，鏤空的袖子缺口能夠讓我動視裡頭白色小巧的胸罩，在那個時候，我只把它當成某種吊帶褲似的衣著。

玩伴慢慢離開之後，只剩下我一個人，拉著長長的影子矗立在蟬噪的鳴聲之中。我聞到了四近炒菜的油香，漫天飛舞的蚊蚋在我頭頂盤旋。

我不曉得爸媽從山裡回家了沒？哥他們或許已經從學校回來了，現正佔著電視。我回望著家那黝黑的門洞，多麼渴望母親從那裡頭走出來，吆喝著我，要我快點回家，吃晚餐。

儘管，我總是不抱著任何期待，餐桌上會有任何美食佳餚。

2 .

我總是從客廳開始擦起地板。

每當假日，只要大姊在家，總會催促我得擦拭樓上地板。地板是由四塊白色磁磚構成底色，拼成中間的褐色梅花花紋。

擦地之前，大姊還會要求我先掃地。爸媽的房間在二樓靠近大馬路唯一有窗戶的地方。那裡終年明亮，磁磚容易受到陽光的滋養曬出乾燥的紋路。房內一台紅色外殼 14 吋的小電視，放在母親的梳妝台旁，當假日時，幾乎都被二哥霸佔了。他總是把房門鎖起，交代我幫他去雜貨店，跑腿買零食。他總是從厚重的眼鏡底下透露出一股輕蔑的笑，那時的我已經懵懂地覺得，二哥似乎對這個世界的秩序感到不屑。

緊鄰著爸媽的房間是大姊的房間，接著是阿公的房間。隔著二樓寓廁，樓梯旁是客廳，裡頭有透明玻璃的酒櫃，放些空的酒瓶。

星期天，如果哥他們不用上山幫忙採收麻竹筍，三哥幾乎都往他同學家跑，大哥則剛上國三升學班，假日也得在學校參加課後輔導。

爲了求快，我不常加以搓洗抹布，只沖過一次水，擦完整層二樓。大姊常罵我隨便，但我心裡卻想著地板還算乾淨，也不用怎麼擦拭。

我趴在地上擦拭，經過阿公的房間時，總會聽到從房間上方木頭鏤空花紋的氣窗所傳開的三國演義或者廖添丁的故事。講故事的人用特有的沙啞嗓音說著閩南語，阿公躺在床板上頭，蓋著濕氣甚重的棉被，一雙瘦弱的腳，下半身只穿著一條四角內褲。

阿公興許會問我：「現在幾點了？」或者「洗米煮飯了沒？」如果還沒人煮飯，阿公便會起床，那時他的身體還顯得硬朗，下樓，把米洗好，放進電鍋裡。

當暑假或者寒假這類比較長的假期來臨時，哥他們幾乎都得到山裡幫爸媽的忙。我和大姊在家，她爲了督促我每天擦地，常會用交換條件利誘我達成目標。比方說連續兩個星期每天不間斷擦地，她便帶我到鎮上的頂好牛排館，或頂呱呱吃東西。類似的嘉勉，對那時的我是最大的誘惑，我幾乎伸長著脖子，便可以嗅到吃牛排時，穿過時間的昏黃光線沾染著鐵板和黑胡椒醬滋滋作響的味道。

大姊常常捲起衣服的袖子，不是在洗衣服，便是清潔馬桶。她戴著眼鏡，略微遮住她長滿雀斑瘦弱的臉頰，偶爾眯著眼睛，愛收集漂亮的紙片和圖案。

大姊是我們這些弟弟的模範，她在學校的成績，總是只能用一根手指頭來數。她也喜歡畫畫，我看過她好好地收藏在衣櫃裡的素描本，裡頭畫了些像電視上的卡通裡播出的童話世界，有小精靈坐在大蘑菇底下。她當然知道爸媽對課業的要求，因此臉上看似推滿了無奈再次將素描本收藏好。

只有我，曾經因爲國小月考成績不夠好而挨媽的揍。媽總出奇不意地拿出竹帚子，她才剛從山上回來，頂著火大的太陽，身上盡是汗水在尼龍質料沾染著紅壤土而發酵的味道。

那是根新鮮剛採下的竹帚子，媽臉上堆著苦笑，抓住我後，用力地往我屁股上的肉甩，甩出一條又一條紅通通的記憶，痛了，我總用手去擋，而媽便會叫我把手拿開，她說這樣我只會更痛！

挨了四五下後我開始繞著圓圈轉，有幾下甩到了大腿上，媽便停下來，一臉疑惑地看著我大腿上的痕跡，也不管我哭得大聲，流出的眼淚掛滿了鼻子嘴巴，靜靜地走到廚房準備午餐。

我看著客廳稀稀疏疏穿過的車影，晾在牆上，淡墨色的影子拉長拉大又急速地扯開。我有點擔心如果鄰居剛好從門邊走過，會看到我哭哭啼啼的，下次在後院玩時一定會被他們嘲笑。

我用手臂擦了擦臉，但還是痛得想哭。

3 .

爸把一樓的店面租給我的一個表哥，當時他正代理某家小牌公司的飲料，在那之前，我聽都沒聽過這個牌子。在那之後，我也不會在便利商店買過。

客廳堆了許多飲料，一下子便把空闊的客廳佔滿了，少了一處平常玩耍的地方。表哥一家子都投入這個自家事業。寫著飲料牌子的制服外套上畫了個戴墨西哥帽有著翹鬍子的胖男人的臉。他們也給了媽好幾件，都是不同顏色的。媽高興地說，不管工作或者外出都可以穿著它。

白天客廳是他們營業員進進出出辦公的地方，有個會計小姐，總親切地叫我。她說話時鼻子呼出的音量特別明顯。

進駐後過沒多久，夜裡，他們下班了，當我們家人偶爾在客廳活動，聽到飲料堆中發出「啵！」的一聲巨響，緊跟著便是瀰漫室內令人掩鼻的臭味，後來才

知道是鐵罐裝的果菜汁爆開了，而且不只發生一次。

表哥總笑嘻嘻地對爸說，這些飲料如果想喝時儘管拿都沒關係。我想到了放在冰箱中表哥送的果菜汁，喝時總不自覺用力嗅著，就算沒事，也感到味道怪怪的。

那令人作嘔的臭味隨著昏黃的光線咕嚕咕嚕地吞進喉嚨裡，也漸漸地在記憶中變得索然無味。表哥他們借用我家店面大概一年的時間，阿龍總對我抱以羨慕的眼神，因為我幾乎隨時都有飲料可喝。

我走過家後院，後巷隔著另一處的住家早年是貨運公司，現在已經停業了。唯一留下的是順著圍牆栽種的龍柏樹，水泥圍牆裡似乎聽得見那戶人家電視機呼呼作響的音量，二樓陽台高高地架起大耳朵的衛星接收天線，我把耳朵貼在水泥牆上，妄想從其中孔隙偷聽，摳泥機哇和摳幫哇輪番浮現的悅耳女性音調。

我喝了一口咖啡，只聽見自己吸吮著鐵罐開口的聲音。

「你在幹嘛？」從我背後傳來。

我轉過頭，看見阿龍的姊姊一臉疑惑的樣子，濕漉漉的手插在腰上，從白色的領口可以看見微微透出形狀的胸罩。我困窘的說不出話來，不知該怎麼解釋。

我問她：「要喝嗎？」將我手上的咖啡往前伸。

她笑說不用了。揮著手，用手臂揩掉耳際上的汗水，因而膨脹的胸形讓我無法直視，只能踢著路上的小石頭，讓暖洋洋的陽光閉上我的毛細孔，在那瞬間感到窒息，期盼她在下一刻不會問我，是不是要找她家的阿龍。

房子的左側是一塊空地。媽在上頭種些小白菜和蔥。她在家裡的廁所準備了尿桶，也鼓勵我們有尿時便直接到菜圃撒尿，每天黃昏她總不在乎那薰人的臊味提著桶子走到園子裡灌溉。

牆壁上開花結果到處蔓延的斛瓜是媽隨意丟擲種子的成果，白色的果實長在黃色的花中。真的不怎麼好吃的蔬菜，卻常常成爲媽節省花用的手段。那棵芒果樹在某年颱風折斷樹枝過後，便不再生長果實；兩三株木瓜樹則在爸翻修土地後停產了。

那時確實像個豐饒的年代，至少在這小小的菜園裡。少了慾望接枝，生活都在一種包板卻又緩慢的過程中滋長。晚上，我只要能吃包泡麵當宵夜便滿心歡喜，繞著餐廳的桌子轉啊轉的。

甘蔗田的尾端是建築鋼材的工廠。每天，那些工人一起扛著成捆的鋼條，藉由機器裁斷，或者讓一端彎曲。在我上放學的途中經過時，總會看見工人打著赤膊，地上的鋼條則沾了些新吐的檳榔汁。

有時一個人在家無聊，便蹲在屋前的排水溝看著掉落的榕樹葉緩緩地往前流去。在水溝隘口附近是家小型修車廠，裡頭的黑手仔看見我總喜歡叫我的鬍鬚仔，他總認爲將來我長大後會生著一臉落腮鬚。

小手小腳的我只能回以傻笑，也來不及在他們離開這裡前，宣告長大後的我會讓他們失望了。那佈滿油污的氣味，即使我再怎麼矯情都無法想像，在那間低矮的房舍裡會儲存多少。它變成只是記憶中一個填空題。在我小學三年級之前

據守在此的印象是什麼？在遙遠的年代後，僅存一個如往上揮舞的手勢般的輕盈。

我走進一旁的雜貨店，買了一支 3 塊的百吉冰棒，愉快而熱誠地吸吮著，那午後酷熱的暑氣瞬間變得稀薄，浮在柏油路面上，籠罩住未來審視著過去必然迷茫的視線。

4 .

表哥的公司搬走了，他們在鎮上找到一處更大的倉庫據點。但我聽過，他的會計小姐不只一次跟他抱怨，抽屜裡的零錢現金總是短少，表哥總笑臉告訴她：沒關係，一點小錢罷了。好像他已經猜測到零錢不見的原因，跟我一樣清楚。

我又在恢復寬敞的客廳打著電視遊樂器。爸媽喜孜孜地從外頭閃身進門，後頭跟著兩個運貨工人，抬著一台 29 吋的大電視機，上樓。

我帶著好奇的眼神觀視著他們進進出出，安裝好新的冰箱和洗衣機——全都是日本進口的。我眼前正在使用的東元電視總算可以淘汰了，它轉台觸碰的按鈕已經不靈敏、脫落，至少，新的電視會有遙控器吧。

工人走了之後，我問媽是不是買了新家電？

媽摸摸我的頭，又告訴我要好好用功唸書。爸媽努力辛苦工作都是爲了……

我應了幾聲，依舊繼續打我的遊戲。

又過沒幾天，客廳搬來大張的木頭桌，一大一小。橫亙在客廳裡，和一道同個材質的屏風，後頭的牆上掛了張寫了大大的佛字的畫框。

新添了這麼多傢具，爸走起路來，他的影子像有能耐拖得特別長，一直延伸到對面的馬路上。即使他坐在家裡，他沈澀的笑容依舊藏不住內心的驕傲般的感覺。他多麼喜歡客人來家裡拜訪，那些叔叔伯伯阿姨們，坐在爸新買的檀木桌旁，等待他們詢問，這樣要花上多少錢。

爸便會假裝沒什麼的語氣說：「六十塊而已。」然後吹捧起阿水伯的身價，說他不是買不起，只是捨不得買而已。

阿水伯仔細摸著上蠟打光過的桌面，喝著爸從進成叔那裡買來一斤 3000 的凍頂烏龍茶。他告訴爸，這個茶桌就差一個好的泡茶檯了。他說他有個大理石的茶檯，上頭刻著龍形雕飾，問爸想不想看看。爸直說現在有得泡就好了，用那個只是好看而已，泡出來的茶也不會比較香。

隔沒幾天，便看見爸細心地擦拭著青灰墨綠花色的龍形茶檯。

客廳的大門也換上了電動鐵捲門，像是爲了保障停在裡頭那台新買的吉普車。門外也停了一輛中華得利卡，供媽每天早晨載運工人上山之用。家的後頭則蹲著一架荷蘭進口的大型拖曳機，還可以用來噴灑農藥。

那時的我還不曾發覺，我們家的喜悅和快樂其實建築在空洞而不實際的物質堆砌上頭。但確實，假日租錄影帶回家看，或者唱唱家庭式伴唱帶也讓那段日子閃爍著若干愉悅的記憶，從未來回想時，還能夠從混沌的搜尋中掌握住當時餘留的氣味。

我還記得去吃阿龍的姊姊結婚的喜酒。就在隔壁，宴席辦在大馬路旁，搭個棚子裡擺了三、四十張桌子。

婚禮致詞請了個鎮民代表主席和我們這個里的里長講話。喝嚕答答，嚕妳明年生卵巴。」

阿龍的爸媽開心地隨著新人一起敬酒。阿龍則是在一旁玩他姊姊新娘禮服的蕾絲。在他姊姊白靜的臉上，撲著一層厚厚的粉，低著頭，眼角旁有弄花的妝。敬酒時只是將酒杯含在唇邊。新郎並沒有我想像中的帥，說起話來還有點台灣國語的腔調。但阿龍的姊姊，卻緊緊地抓著新郎的手腕，像是害怕走丟的小孩。敬到我們這桌時，阿龍的父母和阿公交談著，而我則賭氣地把杯子裡的黑松汽水一口喝光。

大姐和兩個哥哥已經在外地唸書，平時便幾乎只有我和阿公在家。放學回家，總會看見阿公窩在流理台前，洗米煮飯。他那時的身體已經比較虛弱了，眼睛因為開過一次白內障的手術，反而更不容易看清楚東西。

吃過飯後，阿公總會到流理台前清洗假牙，漱口，咕嚕咕嚕地響著，最後用力地呸出口。如果剛好在飯桌旁夾菜而不是在電視機前，總會跟爸一樣，不經意地蹙著眉頭。

幾乎每個晚上，都有人來家裡作客。爸不是驅使媽煮些好吃的菜，便是到外頭的館子叫菜回來。三四個男人喝得臉紅脖子粗的。媽在二樓看電視，一邊看一邊咒罵著：「死沒人哭！」不曉得媽是在說電視劇裡的薄情郎還是樓下大聲喝酒說話的爸？

常來的幾個人當中，有一個老是把董仔、董仔掛在嘴邊，這樣稱呼著爸。工德是爸的雇工，媽說起他總恨得牙癢癢的，像要把他整個人都丟到拖曳機的捲刀底下，剁碎了當肥料。據媽說，他總慫恿著爸胡亂投資些東西，一下子種高麗菜好，一下子又種西瓜的，而工作時卻總是在聊天說話而已。

似乎是賺了錢，再加上景氣好，爸想要將鄰居的後院買下，以及媽拿來種菜的那塊地——原來那是種甘蔗的阿伯所有的。甘蔗田賣出之後，遷進了一家傢具賣場和輪胎定位廠。

媽總是神秘兮兮地對我說，不要告訴別人，他們已經在那裡那裡買了棟房子和一塊地，給我們兄弟將來長大成家立業用的。然後又立刻補上，要我好好用功唸書，爸媽辛苦工作都是為了……。

只有阿公的身體變得越來越差，因為糖尿病的關係住了好幾次院。

有天我回家時，他全身赤裸地從廚房走出，手上拄著柺杖，嚷著要到鎮上找他的朋友。他的大腿明顯有大便黏膩的痕跡，他皺縮的陰莖在半空中有氣無力地晃蕩著。我好不容易才拉住阿公，將他帶回房間，等晚一點，爸媽從山上回家。

那年的農曆春節前，我看見阿龍的姊姊出現在後院的巷子，她的臉黯淡了許多，身子卻胖了不少，她挺著大肚子，慢慢地走著，看到了我，只是露出苦悶的微笑，彷彿不認得我似的。

原本我以為她是回娘家待產，但媽說她是被她那沒出息的丈夫拋棄了。除了

肚子裡還沒出生的那個，還有個每天都得抱著懷裡的小女孩。

「唉呀，命啊！」

我楞楞地聽著，像聽著遙遠時光中的失明者預言那般，靜靜地等待，這股莫名哀傷的力量，在未來形成尖銳的力道，扎扎實實地插入了我們的生活。

5 .

阿公葬禮過後的某天，媽接到了銀行寄來貸款的繳息單。媽忿忿地質問著爸，那些賺來的錢到哪了？不是拿去繳貸款了嗎？

爸只屈身在荒漠而冷靜的陰影裡，吞忍著喉結上不斷起伏擴張的情緒，不說話。

爸沈默了幾天，忍受媽每天日夜轟炸，數落和追問他的不是，才開始對媽反擊說：肥料、人工、農藥、地租都要錢！

媽則回說那些不是早就算好了？今年農作收成的幾百萬，錢到哪裡了？

爸說不出個所以然，只是沈默著。他鐵硬的臉龐像堅實的武裝，堵住了外界和他流通的訊息，緊抿的嘴唇，偶而傳出抖動的姿態，但總是情緒爆發，反過來責怪媽只會嘮叨。

在那之前，爸便已經明顯的情緒不好。碰到他時，他總陰慘著臉，脾氣暴躁，對什麼都看不順眼。若要跟他請示意見或要錢交補習費，他則是惡聲惡氣。原本我以為，爸是因為農務不順而焦躁，比方說農藥總趕不及噴灑，收成時找不到工人幫忙等等狀況。

這些假設，最後只隱入漸深的夜色。在失去體溫的家中，爸媽的爭執盤據著整個樓房，從頂樓一直蔓延到鋪著青石的打滑磁磚通道，從前廳到後院的邊陲——放置著阿公過世前才新醃的筍干。

負債漸漸撼動整個家庭，不管是大姊或是已經在外工作的哥哥們都得付出代價。為了維持家的存在，他們每月透過電話交易彼此的無奈和不斷擴散的怨懟。買主一直都是爸，他用一些無價的承諾和他們交換，突如其來得支付的帳單、積欠工人數月的工錢、標下的會錢、向親友借貸的利息。

一開始，爸還苦撐待變，用更多的舉債去遮住那突然席捲至眼前的數字。直到媽咄咄地說爸已經欠下了一個我們不曾想像過的龐大數字時，我們才知道所有的問題都無法以信用卡預借現金解決；或者當爸的支票保證人，只是徒增個人信用的污點。

不斷地遭遇到有債主上門要債，甚至在除夕夜或者大過年期間；先是爸專用的大貨車不見了，接著是載運工人的小發財，大型拖曳機消失在後巷的黃昏之中。爸媽不打算繼續務農，他們發現景氣變差之後，再加上收成不好，更是年年虧損。

一樓店面已經讓幾個公司租用過，後巷被建設公司所蓋的房子堵住，要從後院通往聯外的巷弄，得走好久一段時間。這種困頓的處境，不就像我們家一樣？債務阻絕了親友的往來。昔日在爸身旁打轉巴結的人，我們家的破敗氣氛或許是

最好的驅蟲劑。媽詛咒著工德，說他死後會下阿鼻地獄，讓閻羅王拔舌頭，她總認為都是他慫恿爸把錢隨便亂花才會造成今天的後果。

而這悲苦仍然持續下去。

從我到外地唸書開始，我只有一次在後巷看過阿龍的姊姊。她穿著淡藍色薄洋裝，化了妝，兩隻手都牽著小孩，小孩身上的衣服有點髒。她看見了我，用一種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熟稔的語氣喊我，但卻叫不出名字。

她說好久沒看到我，我已經變那麼大了。「叫叔叔，來，叫叔叔！」小孩不聽她的話，她只好尷尬地笑了笑。

媽告訴我她一直沒再嫁，卻還得背負著丈夫留給她的債務。「但我看她穿得還不錯啊？」說到這，媽意有保留地說她可能在鎮上的……賺錢，如果命可以選擇的話，她也不想！

「但命，始終是無法選擇的……」我把這句話含在嘴邊，那不就像我們的家一樣嗎？

現在它或許只值一張法院拍賣的公文，貼在牆上。在許多命運的分歧點上，如果不那麼做，或許便不會導致今天的中落，只要其中一個反轉便行……

家已經退化成一道巨大枷鎖的象徵，一直緊銬住家中每個人的心境。爸媽擺弄風水，期期然命運的流轉能從頭再來；哥哥們念茲在茲，債務不再困擾著他們；大姊期望擺脫這個破敗的房子；而我……

而我還躲在幼時陰暗的角落裡——現在被產物保險公司的資料櫃佔據。午後的微風從不知哪裡的洞口竄進，我知道，只有我一個人在這個「家」中，意識到它的存在，和我過大的呼吸共生，彷彿有什麼微弱的聲響，從四周無邊無際地傳來，當我凝神關注時，卻什麼，都完全沒有了……

剩下的，只有這空宕而龐大的家，包圍著我們。